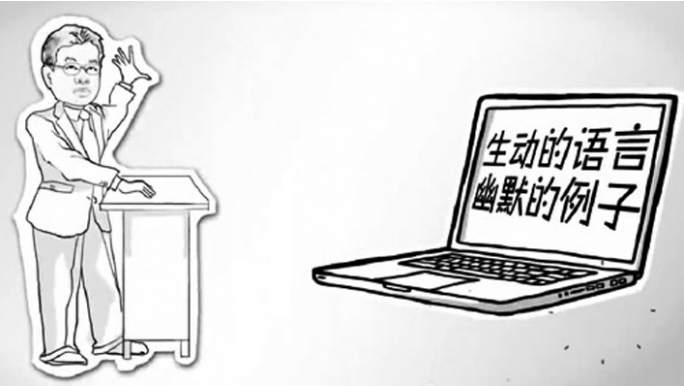


好的老师讲课可以好到怎样程度

□ 彭 匈



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,都长着一张嘴,除了进食、叫唤、亲热,人多了个能耐,运用丰富的话语功能,传递所思所想。即韩文公之所谓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也”。于是便有了讲课、讲座、讲演诸多形式。

上过学的人,都会有一些记忆,若干年的校园生活中,总会碰到几个课讲得好的“师者”。记得初中的时候,教我们语文的廖老师,身材高大,好动,讲武松打虎,那是从《水浒传》中节选出来的一课。其实课文已经十分生动,可他似乎还嫌不过瘾,讲到武松提着哨棒,趁着月色,“踉踉跄跄走下山去”时,他怕我们不懂得什么叫“踉踉跄跄”,竟然手中拖着教鞭,摇摇晃晃,从讲台一直走到最后一排。这个印象,终生难忘。

高中时我们的教导主任杨培昭先生,高额广颧,斯文博雅,他除了上语文课,有时还兼政治课。一般来

说,学生对政治课提不起多大兴趣,但杨主任的除外。他会不失时机地穿插一些宏大叙事,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,希特勒对波兰的闪电战、盟军诺曼底登陆等。那效果真可以叫做醍醐灌顶。杨主任嗓门不高,音调却抑扬有致,只是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动作,右手握紧了拳头,在自己胸前缓缓扭动,像是在拧一颗生锈的螺帽。有位同学悟性好,他说,杨主任是要把希特勒的脑袋拧下来。哦!我们的杨主任!

大学里的老教授风采各异,我们中文系主任冯振教授,全国有名的宋词专家,可惜他不会讲普通话,从新生入学致辞到课堂讲课以及平日交流,一律讲白话,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,白话的抑扬顿挫,加上他的摇头晃脑,似乎更能体现古代汉语的神韵。我们桂林这边的同学颇为紧

张,高年级同学似看出了我们的心思,警告说,千万不要要求冯教授讲普通话,他讲这个话你还能蒙得懂几句,冯教授要讲普通话,你一句都听不懂!几年下来,冯教授口音从没改过——你听不懂是你的问题,不是他的问题。

课讲得好的是秦似先生。他是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儿子,抗战时在桂林文化城与夏衍一起办《野草》杂志,继承鲁迅风骨,文笔十分了得。我们进校时他是中文系副主任,当时他正在《桂林日报》副刊开“短笛”专栏,每日一篇。我在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就是他的杂文集《没羽集》。也就是说,尚未见面,他就先声夺人了。秦似先生上写作课,是大课。他人胖,易汗。那时一无空调,二无电扇,三无人供续饮水,每次他都自带一大玻璃杯白开水,放于讲台,开讲。他讲课如同他开的专栏,“短笛无腔信口吹”,纵横捭阖,汪洋恣肆。讲到鲁迅先生寻找真理,处于彷徨时期,他引用白乐天《长恨歌》句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两处茫茫皆不见”,说着紧闭了双眼,一脸苦闷。未几,突然睁开眼睛,拿了台上水杯,我们想秦老师也该喝一大口了,谁知他把水杯举到嘴边,停下来,大约想起什么,又讲开了,弄得我们一直为他着急。讲到诗词写作,他说,你们中文系的学生要学一点韵略,否则,写出来的“满江红”就要变成“满江黑”了,哈哈大笑!把人声带松弛,笑声特别爽朗。听他上课,我们经常会开小差,尤其是他那个水杯,有时喝空了大半,他放在嘴边发问:“不是

呀,唔?”这个“唔”,引起杯子共鸣,声音特别大。

后来秦老师调到广西大学去了。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的时候,出版了《秦似文集》,那天正逢他来社里看清样,他一下车,我迎上去,怕他记不得我了,便说,秦老师,我是您的学生啊。他瞟了我一眼,把手在半空中一挥,朗声说道:“你当然是我的学生啊!”那十足的霸气,令在场的人都笑。

当然,上课的精彩生动,并非对老师的唯一要求,关键还是教案有没有水平。据季羡林教授回忆,在课堂上照本宣科的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竟然不在少数。抗战时西南联大集中了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所名校的名教授,有的教授上课,从进教室就开始一字不漏地念他的教案,直念到下课铃响,念到哪句算哪句,下节课,接着念。有一次一位老教授忘了他最后一句念了什么,便问,同学们,我上节课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?一位女同学记性好,站起来答:“老师,你上节课最后一句是,警报响了,同学们赶快去躲飞机。”引得哄堂大笑。

那时的教授最用心也最见功夫的是编教案,他照念,你照听,你就有收获。他也不在乎你听还是不听,你不听,考试失手,你就怪不得我。

近年来时兴讲座。讲座与讲课共同之处都要面对听众,所不同者,讲座听众多些,场面大些,时间长些,内容广些。还有一个要命的不同,就是讲座一般不涉及考试,你讲得好,他竖起耳朵;讲不好,他闭目养神。倘若只是酣然睡去,不要紧,并不影

响左右,场面安静就行,可怕的是出现下列情形,或交头接耳,或故意欠伸,或专注微信,或借故溜号……

讲座对于开讲的人,那可是一个绝大考验。可以说,假若听众能够不打哈欠不瞌睡,就算你走了运;若听众能随着讲者的喜怒哀乐作出相应的反应,就是了不起的成功;事后若还能回味一点什么,还能记起其中一些哲言警句,那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了。无数事实证明,现场效果与教授的名头、学问的高低、官员的大小、大腕的名气,不一定成正比例的。就算你满腹经纶著作等身,就算你级别不低前呼后拥,可是到了这种场合,你一肚子的料,或如茶壶里煮云吞有货倒不出,或者举的例子云里雾里不接地气,或者废话连篇离题万里,或者讲的内容非你所长,外行听起来你是内行,内行听起来你又是外行……最多二十分钟,听众判断出你是“关公卖豆腐——人硬货软”,场面就要躁动。这时,你原来那些名头,起到的是反作用。慕名谒见,不过尔尔,乘兴而来,败兴而归。

一个单位里负责讲座组织工作的朋友向我诉苦,说他干这个活纯粹是猪八戒照镜子,里外不是人。领导批评他维持秩序既无良法又没有尽到责任,害得从名牌大学请来的大教授出尽洋相,不仅场面嘈杂,而且最后没剩几个人。他一咬牙,想出一套绝办法,会场安装监控录像,另外,有离席接听电话或者上厕所者,必须签名,回来得销号。

唉,这样的讲座,费了时间,伤了感情,不搞也罢。

“报屁股”的“文章家”

——读彭匈散文

□ 苏长仙(壮族)

读5月25日《邕菜》头条彭匈的散文后,我给报社老总发条微信:像引进了一注清泉,使这闷热的夏天清凉了许多。老总马上表示有同感,说,那你就多说两句,让大家一起分享吧。

于是,我就写下了本文的题目。“报屁股”不是低俗下流,它是先人对报纸副刊的一种昵称,先前用之表明作补白之用的文章,以后报人见此类文章非常精彩,备受读者青睐,就开辟副刊专栏或专版,成为报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什么人能写这样漂亮的文章呢?首先这类人,大多学问博杂,兴趣广泛,又修养到家;其次,文章出色,见识通达,为人心地善良,尤喜交朋结友。如此等等,于是就有人昵称之为“文章家”,将其与“文学家”“小说家”“散文家”加以区别凸显,颇有调侃另类的味道。自“五·四”运动以来,中国新文化报纸副刊,发展繁荣很快,而“文章家”的队伍亦不断成长壮大,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有周作人、林语堂、黄裳、杨绛、俞平伯等人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活跃在文坛上的此类“文章家”就有汪曾祺、冯骥才、贾平凹等人,而在广西,能与上述三人成为知交的,我看只有彭匈一人。汪曾祺,从前在北京西单《民间文学》当编辑,民族民间文学他挺内行,编辑了无数民间故事、寓言、笑话和民歌、民谣、民谚,才学满腹,而且运用自如。民风气盛,幽默风趣,是他文章家的风格;而冯骥才,更是民俗、民族、民艺的专家,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,之前,还在天津创办文艺《自由谈》倡导文艺百花齐放;还有贾平凹,除了以长篇小说家称世外,还创办过《美文》杂志,标新立异,自成一家。我们彭匈兄与这些著名“文章家”能称兄道弟,你说,他会不近朱者赤吗?彭匈的文章,处处体现文人们学的真善美气息和浓郁的书卷气。

说到我与彭匈的认识相知,起初是为了工作的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,他在广西新闻出版界出人头地,科、处、部长、社长、总编、编辑、编审,上上下下进出自如,我们这些老百姓,走到那里都碰见几回。后来真正了解、佩服的,是不断在报纸杂志上读到他的观世奇谈和盛世美文之后,才慢慢产生的。论年龄,我比他大一节,虽然也是同窗师大,但在独秀峰下留下的足迹也有一两行,多少还有点读书人的小脾气,不敢贸然高攀他。但后来经历的几件小事,使我彻底尊敬、佩服他了。一是那年我和他到融水参加一个评委会,利用工作之余,我们到河边拈奇石玩耍,还到苗寨

瑶乡采风游玩,热情的苗哥瑶妹,邀请我们跳舞、歌唱,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杆芦笙。我笨,连吹芦笙也吹不响,可彭匈却吹得悦耳动听,还能同苗妹们跳舞、对唱,被苗妹们围得团团转。哥来妹去,闹到深夜。这回我才知道彭匈多才多艺,棋琴书画、诗词歌舞无不通晓,而又谦和平易,热情近人。还有一次,他主编编写《邓小平理论山歌选》,对从下面送来的八千多首“一个中心,两个基本点”山歌进行筛选、修订。我也被邀参加了这份工作。我发现,他对广西各族各地山歌了如指掌,甚至连各地的歌手也能喊出名字。他对刘三姐山歌可以过目不忘,倒背如流。他还能把“信天游”“花儿”这些北方民族的山歌和广西各族的“欢,西,嘹”歌加以区别,并能临场演唱,真正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后来,我又发现他为什么要挤进出版社工作,大多是因为他是个爱书如命的“书虫”,他是出了名的图书收藏家,一有空就钻书店,或者躲在资料室里做卡片,写笔记,日积月累,他身边就有一具“八宝箱”,里面装满了古今中外、各种各样的图书资料。平时闲置着,用时拿出来……我也有这种爱好,志趣相投,你来我往,也就成了朋友。

看了他这篇文章的题目,知道他谈的中心话题是“说话看对象”。我想他又来打太极拳了,让人站在他的背后,一拳一拳地跟着他转,半个小时之后,一身轻松。有一次我和他在南湖边散步,我问他,你认为天底下哪门学问,哪门功课最深奥,最难懂,最难学?他说是“人际关系学”。这里边所涉及的都是深水区,水深,压力就大,越深越冷,就很不容易摸到大鱼云云。一般人没有一点学术本领,没有一肚子的才学智慧,是不容易学好这门功课的。

我们顺着看下去,就不难发现作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,能以工匠精神,因地制宜,因人而异,精心理顺。这篇文章,架势高远,纵横自如,上从孔子开始,下到北京天桥鞋店、棺材铺,再下来到桂林恭城的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……上下几千年,纵横中外八千里,对国人与外佬,说话都要看对象,事情才好办。依情依理,有根有据,说得令人信服,句句在理。

你看他的文章,好像是闲庭信步,随意下笔,轻松自由,但又能把握中心,不离开题意半步,以至文章写完了,读者还觉得不过瘾。

彭匈,不愧为“大文章家”,大手笔!

Byaraiz 邕菜

刊头设计 柳集

今生, 想你是我唯一的浪漫

□ 廖俊清(瑶族)

很多事情,都在随着时光而流逝,我并不是刻意追求,而在尘烟缭绕中,却已永远铭记了你。

在秋的深林,我是失去目标的猎人,任凭十月的枫叶飘零我的心。我的猎枪与叶同落,在茫茫的往事中,有幸看到了你最初的容颜。

你最真的微笑是我一生愿意珍藏的美丽,连同那些零散的日子,我深信,那个秋天,所有金黄的野菊,都为我而绽;粉色的云霞一定在我和你谈笑晴空里飘逸。

有了爱慕,就会有怀念;有了怀念,就会有牵挂。很多一见钟情的事在品一口咖啡之间就发生了。季节可以轮回,鲜花可以重笑,——而我们失去了月亮,还要再失去星星吗?在明媚的曙光里,你愿用一生的至爱之情等待我吗?

让我在希望的音符中延续生命吧,就让缪斯作证我们的邂逅,就让嫦娥呵护我们的拥有!

阳光下才有的你,桂树下才有的你,我珍藏着你的笑靥,珍藏着你的幸福和悲伤,珍藏着你永远亮丽的风景……

如果,我是一颗星星,那么,晨曦微照的窗口,你一定可以读懂我的祝福。

如果,我是一湾避风港,那么,起风的午后,你一定可以停泊我的怀抱。

而今生,想你是我唯一的浪漫……